

最经典的 短篇小说



世界文坛上光芒的巨星
文学历史中璀璨的浪花

徐翰林 编译



The Classic Short Story

最经典 的短篇小说

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小中却能见整个世界。这是短篇小说的魅力。它篇幅短小，却有散文的细腻，诗歌的激情，绘画的艺术……它如一碗丰盛的心灵鸡汤，盛载着感悟与思索；它如一位捕手，定格那些转刹那即逝的瞬间，使生命流光溢彩；它如一对无形的翅膀，在我们感动时潜入思想的深处，带来无数的慰藉和希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经典的短篇小说 / 徐翰林编译. —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6.9
(最美系列)

ISBN 7-5309-4801-6

I. 最... II. 徐...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9612 号

最经典的短篇小说

出 版 人	肖占鹏
作 者	徐翰林 编著
选题策划	先知先行
责任编辑	于长金
装帧设计	飞鸟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鸿鹄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
规 格	16 开 (720 × 1000 毫米)
字 数	30 千字
印 张	16
书 号	ISBN 7-5309-4801-6/1·216
定 价	21.80 元

生活絮语 The Floccules of life

- 最后一片叶 【美国】欧·亨利 2
The Last Leaf O Henry 7

琼珊遭遇不幸，身患重疾，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好友休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鼓励她；而绝望中的她一心想离开人世，把那株“根部枯萎、扭曲、老态龙钟的常春藤叶”当作自己生命的象征，想随那最后一片叶一起飘下去。休手足无措，找到了老贝尔曼，这个老画家为了挽救年轻的生命，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用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片永不凋零的藤叶……

- 项链 【法国】居伊·德·莫泊桑 13
The Necklace Guy de Maupassant 20

一个爱慕虚荣的小公务员妻子为了参加一次贵族舞会，从朋友那里借来一串项链。舞会中，她成了焦点人物，虚荣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岂料舞会结束后，脖子上的项链竟不翼而飞，她只好买了一条相似的送还给朋友。从此，为了偿还宝石项链的巨额负债，她付出了十年辛苦工作的惨痛代价，昔日的美丽也在劳作中消磨殆尽，最后却……

- 热爱生活 【美国】杰克·伦敦 28
Love of Life Jack London 33

一个濒临死亡、饥肠辘辘的伤者独自跋涉在广袤的荒原上，生理的磨难、自然界残忍的动物始终威胁着他奄奄一息的生命，他哭泣、咆哮，却始终不曾绝望。他麻木地朝自认为有希望获救的方向前行，起初是走，后来是爬，然后是一步步向前移动，最后像一条大虫子在地上蠕动，他唯一的信念就是活下去……

麦琪的礼物	【美国】欧·亨利	39
The Gift of Magi	O Henry	43

圣诞节前夜，一个贫困的年轻妻子给丈夫准备礼物，她绞尽脑汁地想给丈夫一个惊喜，无奈从牙缝中节省下来的钱实在不够。她只好卖掉引以为豪的秀发，给丈夫的金表买来匹配的链子。谁想到，丈夫回家见到她时，脸上表情实在让她琢磨不透，是她从未见过的一种奇怪的表情。难道……

卡拉维拉县有名的跳蛙	【美国】马克·吐温	48
The Notorious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	Mark Twain	53

一个如痴如狂的赌徒见什么赌什么。赌马时，他那匹不是得哮喘，就是生瘟热、有肺病之类的弩马，总会在最后时刻狂奔乱跑地冲向终点，赢个大满贯。还有那条“一钱不值”、受尽欺负无力还手的小斗狗，居然能在赌注大加时施展紧咬对手后腿的绝招屡屡取胜，而那只卡拉维拉县最有名的跳蛙，“跳得最高，才能出众，那样谦逊，那样直爽”，可最终却……

人生沉浮 Ups and Downs

小职员之死	【俄国】安东·契诃夫	60
The Death of a Government Clerk	Anton Chekhov	63

一个小职员看戏时不小心打了个喷嚏，后来发现他的唾沫星子溅到坐在前排的一位交通部文官头上，虽说他不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也应该给人家道个歉，谁料到，这位官员接受道歉时总是表现出不耐烦，小职员只好一再道歉，最后竟被吼出门去……

百万英镑	【美国】马克·吐温	66
The £1,000,000 Bank-note	Mark Twain	81

富豪之家的两兄弟，从银行取出面额为一百万英镑的钞票。一个以为，这样一张钞票对穷人毫无价值，另一个则认为，仅拥有这样一张不能兑现的钞票，就可以过上等人的生活。他们选中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外地年轻人作为试验品，以此来验证各自的理论。于是，这个小伙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色龙	【俄国】安东·契诃夫	101
A Chameleon	Anton Chekhov	104

一只小狗咬伤了金匠，金匠把它告到了恰巧经过的警官那里。于是警官准备为金匠讨回公道，严惩小狗的主人。那么狗的主人会是谁呢？随着人们对小狗主人的猜测，这只蜷缩着的小狗一会儿被尊为“娇贵的动物”，一会儿被蔑称为“野狗”，一会儿又被怜惜地昵称为“可爱的小狗”。小狗的命运到底会怎样……

竞选州长	【美国】马克·吐温	108
Running for Governor	Mark Twain	112

一位独立党州长候选人在竞选中连遭对手诬陷，被扣上种种罪名，先是“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后是“蒙大那的小偷吐温”，接下来是“拐尸犯吐温”和“酒疯子吐温先生”，最后成了“肮脏的贿赂犯吐温”和“令人恶心的讹诈犯吐温”。连续不断的诽谤和唆使行为似乎永无休止，令他无法忍受，于是……

童心依旧 Childishness as of Old

- 万卡 【俄国】安东·契诃夫 118
Vanka Anton Chekhov 121

年仅九岁的万卡被送到城里当学徒，受尽老板的虐待和折磨。老板总是随手拿东西砸他，不给他吃的，让他睡在过道里整夜地摇摇篮。老板娘拿鱼头撮他，伙计们嘲笑他，让他打酒，偷黄瓜。他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在圣诞前夜，他偷偷地给唯一的亲人——爷爷写信，恳求他……

- 我的叔叔于勒 【法国】居伊·德·莫泊桑 125
My Uncle Jules Guy de Maupassant 131

一家人的日子非常窘迫，叔叔于勒曾迫使父母花掉老本，是个“废物、无赖、流氓”，全家人对他十分鄙弃。后来，他在美洲发家，赚了一小笔钱，父母得知后，又将他视为上帝，亟盼他回来。二姐的婚礼后，全家人乘船去度假，当轮船在大理石般平静的海面上驶向前方时，父母无意中发现……

- 阿拉比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138
Araby James Joyce 143

他曾庄严地向自己暗恋的女孩承诺“如果我去，一定带一样东西回来给你。”可是，他一天魂不守舍，心急如焚地等到天黑，结果叔叔晚归，等他赶到“阿拉比”时，那里既没有五颜六色的灯光，也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只剩下一大片黑暗，仅有几个店铺没有关门。他听到店员正和两个年轻人调情，发现现实的谈情说爱，是那么粗俗，那么无聊。他突然顿悟……

最后一课	【法国】阿尔封斯·都德	149
The Last Lesson	Alphonse Daudet	153

灰学的小学生弗朗茨想逃学，但他最终抵制住了田野的诱惑，还是赶到了学校。他本想趁着课堂一片混乱，偷偷溜到座位上。可今天与往日大有不同，教室里不但静悄悄的，而且后面还坐了很多镇上的老人，而阿麦尔先生则穿着那件只有在庄重场合才穿的绿色礼服，一切都显得庄严肃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午后咖啡 Afternoon Coffee

一小时的故事	【美国】凯特·肖邦	158
The Story of an hour	Kate Choplin	161

姐姐带来噩耗——丈夫在火车事故中遇难，她虽委婉讲述，但心脏虚弱的妻子路易斯仍不免失声痛哭。伤心的路易斯把自己紧锁在房间里，并没有为丈夫的遇难过分悲伤，而是意识到从今往后自己将会摆脱束缚、无比自由，心中充满希望。于是她起身下楼，不料丈夫正朝自己走来……

存根簿	【西班牙】彼得罗·德·阿拉尔贡	164
The Stub-book	Pedro de Alarcon	167

一位老农辛辛苦苦栽种的南瓜获得了大丰收，因为倾注了不少心血，老人对南瓜难分难舍，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第二天一早拿到集市上去卖，谁知一夜间那些熟透了的南瓜竟被人洗劫一空。农夫又心痛又恼怒地找到集市上，他对自己栽种的南瓜了如指掌，一眼就找到了被盗的南瓜，可是，该如何证明这些南瓜的确是自己的呢？他自有锦囊妙计……

鞋匠布朗杜	【法国】伯纳旺蒂尔·德·佩里埃	171
The Cobbler Blondeau	Bonaventure des Periers	173

一个无忧无虑的鞋匠，一生中只碰到过两个难题，一次是发现了一笔意外横财，却不知该如何处理；另一次是被一只猴子捉弄模仿，却碍于主人情面，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他开心地抓起存钱罐，把它抛进了塞纳河，这件闹心的事也随之结束。而那只猴子学他“割喉咙”，不到一小时，就……

一杯茶	【葡萄牙】阿方索·博略特	175
The Cup of Tea	Affonco Botelho	180

一个胖旅客有饭后喝红茶的习惯，凑巧有一次他饭后赶车太匆忙，没有顾得上。于是，一路上，他忽视了他其他一切美景，抓住每一次到站暂休或换车的机会，想方设法要喝到一口红茶。可第一次，侍者误上了一杯绿茶；第二次，小店里连一片红茶叶都没有；第三次，到手的红茶实在烫得无法入口，车辆又将立刻出发……

传奇人生 The Legend of Life

一桶白葡萄酒	【美国】埃德加·爱伦·坡	186
The Cask of Amontillado	Edgar Allan Poe	192

“我”巧妙地利用福图纳托自负与虚荣的弱点，表面装出一副亲热崇敬的样子，实质上暗藏着仇恨和杀机，将他一步步引入地下、走向死亡。每到一转折关头，“我”就用另一个品酒专家的名字来刺激他的好胜心，驱使他继续前进、不肯回头，最后……

地牢和钟摆 【美国】埃德加·爱伦·坡 199

The Pit and the Pendulum Edgar Allan Poe 203

一个人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中惊醒，陷入极端的恐惧中。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深坑或深井边沿，周围是密不透风的方形铁板。身边有毒的水和食物，让他口渴难耐，又受到鼠群的啃噬。这时，更大的危险降临，头上的钟摆分明是一把新月形的刀刃，它正一分一秒地摆下来，眼看就要割断他的身体，死亡正一步一步地朝他走来……

杀人者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208

The Killers Ernest Hemingway 217

两个职业杀手来到乔治的小饭馆，等安德烈森到来，便杀死他。他们将顾客尼克和黑人厨师萨姆捆在厨房里，只让乔治在店堂里应付。但安德烈森并未像往常一样按时出现，两位杀手只好悻然离去。尼克立即到安德烈森的住处报信，要他离开，而安德烈森却躺在床上无动于衷，不想逃避，尼克只好……

献给爱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 【美国】威廉·福克纳 227

A Rose for Emily William Faulkner 235

爱米丽是一位家道衰落的贵族小姐，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倔强固执，拒不承认旧时代已一去不返，拒不接受一切变化。父亲去世时，她“死死抱住夺走她一切的那个人”，而后被情人抛弃，她也拒不接受事实，而且不承认死亡会终止一切，在毒死情人后，竟然置死亡、腐烂于不顾，与一具尸体同床共枕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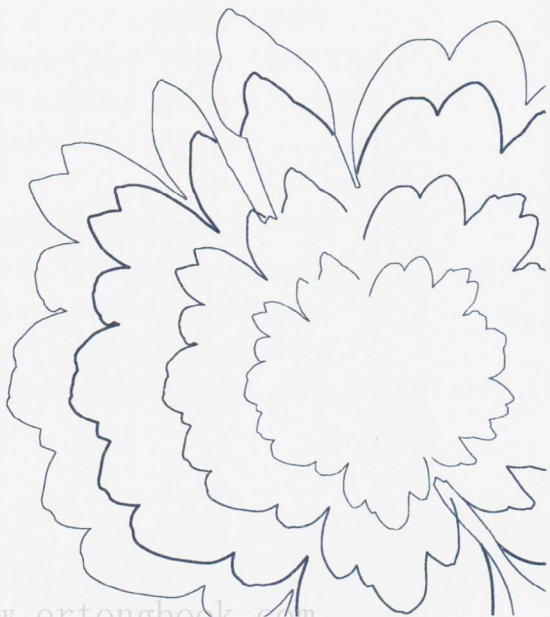


The Floccules of Life

生活絮语

The Floccules of Life

❖ 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无论是平淡还是激情，它们都一样，既有幸福也有磨难。关键是你清楚自己内心最渴望什么，只有根据内心的指引，你才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也只有这样，你才会敢于承担你的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并能体会到真正的快乐。



最后一片叶

[美国] 欧·亨利 O. Henry



欧·亨利 (1862—1910), 20 世纪初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 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被誉为“美国的莫泊桑”。他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当过药房学徒、牧羊人、办事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1898 年 2 月, 他因贪污银行公款罪被判处五年徒刑, 后提前获释。他的作品贴近百姓生活, 结局往往出人意料, 以“含泪微笑”的风格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代表作有《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等。

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 街道错综复杂, 形成了崎岖狭长的小胡同, 被称为“巷子”。这些“巷子”构成了奇怪的角和曲线。一条街道甚至会同自己交叉一两次。一位艺术家曾经发现了这条大街的可贵之处: 一个人如果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 就会在这条大街上七转八拐后突然发现自己又绕回了原处, 但依旧两手空空, 未收回一文钱!

所以, 搞艺术的人很快就都聚集到了这个古老而离奇的格林尼治村。他们四处游荡, 搜寻朝北的窗子、18 世纪的山墙、荷兰的阁楼和低价的房租。然后, 他们从第六街区“进口”几只锡铅合金的杯子和一两个烘锅, 这就成了他们的“据点”。

有一处低矮的三层砖瓦顶楼, 那儿就是休和琼珊的画室, 琼珊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们一个来自缅因州, 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她们是在第八大街的“德尔莫尼科”的餐馆

里吃饭时相遇的，发现彼此在艺术、饮食和衣着品味、趣味上都是如此相投，于是就共同创建了那家画室。

那是五月份的事了。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形的生人突然闯进了这个区域，它冰冷的魔爪肆意横行——医生称之为“肺炎”。这个无情的蹂躏者在广场东面趾高气扬地肆虐，残害了很多人的生命。然而，在这个狭窄拥塞、青苔蔓生、迷宫一般的“巷子”里，它却放慢了脚步。

“肺炎先生”可不是你们所谓的那种具有骑士风范的老绅士。一个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不见血色的柔弱女子哪是这个摩拳擦掌、气势汹汹的老混蛋的对手。可它还是没有放过琼珊。琼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刷过油漆的铁床上，透过荷兰式的窗格，凝望着对面砖屋空白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长着乱蓬蓬灰色眉毛的大夫神色匆匆地把休叫到走廊上。

“听我说，她的希望只有——十分之一，”他一边说一边甩着体温表，让水银柱滑下来，“而这一线希望取决于她的求生欲望。人要是放弃了生存的念头，存心想去殡仪馆排队，那任何医药都无能为力。您这位小姐认定自己是好不了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想着一朝一日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休说。

“画画？——胡扯！有没有值得让她一再花心思去想的事——比方说一个男人？”

“男人？”休像犹太的竖琴一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男人难道值得——可是，哎，算了，大夫，根本没那回事。”

“哦，那么，这正是她虚弱的原因。”医生说，“我会竭尽全力，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办法来为她治疗。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数她出殡队伍中的车辆时，那我医药的疗效就要减少百分之五十。如果你能使她对今年冬季大衣宽大袖子的新款式提个问题，我就可以向你作五分之一的保证，而非十分之一。”

大夫走后，休走进工作室，把一张日式餐巾纸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她带上画板，吹着滑稽的口哨，昂首阔步地跨进了琼珊的房间。

琼珊躺在被罩下面，脸对着窗子，一动不动。休以为她睡着了，赶紧停止了口哨。

她架起画板，开始为一本杂志上的故事作钢笔插图。青年画家必须通过为杂志社的短篇小说作插图来铺平他们通往艺术的道路，而那些短篇小说则是青年作家为使自已通往文学殿堂而铺设的。

休正在为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牛仔，画一条在马匹展览会上穿的高雅马裤和一柄单片眼镜。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耳朵，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她急忙来到床边。

琼珊双眼圆睁，盯着窗外，数着数——是倒着数的。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十一”。接着“十”、“九”、“八”和“七”几乎连在了一起。

休关切地看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好计算的呢？只有一个光秃秃、阴沉沉的院子，20英尺外，还有一堵砖屋的空白墙壁。一株沧桑衰老的常春藤，攀爬在砖墙的半中央，根部扭曲枯朽。寒瑟的秋风几乎扫落了藤上所有的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枯枝虚弱地攀附在那几乎化为齑粉的砖块上。

“怎么了，亲爱的？”休问道。

“六，”琼珊说道，几乎是在耳语，“它们现在落得更快了。三天前，还有将近一百片，数起来让我头疼，可现在简单了，又落了一片，只剩五片了。”

“五片什么啊，亲爱的？告诉你的苏迪。”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当最后一片落下时，我也得走了。两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大夫没有告诉你吗？”

“哦，我可从来没听过这种无稽之谈，”休极其不满地奚落道，“那老藤叶和你健康的恢复有什么关系呢？你过去一直很喜欢那株藤树，你这淘气的姑娘，别犯傻了。对了，今早大夫告诉我，你很快就会康复的——让我想想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他说希望有百分之九十！啊，那就是说康复的可能性几乎与我们在纽约搭街车或是走过一幢新建筑物一样。来喝点儿肉汤吧，让苏迪回去作她的画吧，这样才能卖给那些编辑，来给她生病的孩子买葡萄酒，也给贪吃的自己买点儿猪排。”

“你没必要再买什么酒了，”琼珊说，眼睛定定地看着窗外，“又落了一片，不，我也不要什么肉汤，叶子只剩四片了。我想天黑前看到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那时，我也该走了。”

“琼珊，亲爱的，”休俯下身说，“拜托你在我画完前闭上眼睛，不要看窗外，好不好？那些画我明天必须得交。要不是需要光线，我早就把窗帘拉上了。”

“你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珊冷冷地问。

“我宁愿呆在你这儿，”休说，“再说，我也不想你老盯着那些无聊的藤叶。”

“你一画完就告诉我。”琼珊闭上眼睛躺了下来。她面色苍白，一动不动，像一尊倒下的雕塑，“因为我想看到最后一片藤叶落下。我累了，不想再等了，也不愿再想了，我想摆脱一切，像那可怜的、疲惫的藤叶一样慢悠悠地飘下去，飘下去。”

“赶紧睡吧，”休说，“我得把贝尔曼叫上来，让他给我当那个隐居老矿工的模特，一分钟之内我是回不来的，我回来之前别乱动。”

老贝尔曼是一位画家，住在她们楼下底层，六十多岁，有着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像“摩西”一样的胡子，从森林之神萨迪的脑袋上沿着小鬼般的身体卷曲地垂下来。贝尔曼在

艺术上是个失败者，他挥着画笔画了四十年，还不曾摸到艺术女神的裙带边儿。他总是酝酿着一幅传世经典之作，但始终也没见他动笔。几年以来，除了时不时涂抹一些商业画和广告画之外，他什么也没画过。他给那些“据点”里雇不起专职模特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挣几个钱。他过量地饮用杜松子酒，不断地谈论他未来的杰作。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小老头儿，猛烈地嘲讽任何人的温情，却甘愿做保护楼上两位青年艺术家的看门狗。

在楼下光线昏暗的小窝里，休找到了酒气扑鼻的贝尔曼。角落的画架上是一块空白画布，二十五年来，一直等候着迎接传世之作的线条。她把琼珊奇怪的想法告诉了他，说她是多么害怕那轻柔脆弱的琼珊会抓不住她与人世最后一丝联系，像枯叶一样随风飘逝。

老贝尔曼红红的眼睛里分明涌出了泪水，他咆哮着表明他对这白痴的想法是多么地轻蔑和不屑。

“混帐话！”他嚷道，“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笨蛋，叶子一落就想死。我从没听过还有这种事。不，我没心情替你这傻瓜隐士当模特。咳，你怎么会叫她的脑壳生出这种愚蠢的念头呢？呵，可怜的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严重，很虚弱，”休说，“高烧让她失去了理智，她满脑子古怪的想法。好了，老贝尔曼先生，如果你不想给我当模特，我不勉强你，但我认为你是个讨人厌的老——老贫嘴。”

“你真是个妇人！”贝尔曼叫道，“谁说我不愿意？走啊，我陪你去。我都说老半天了愿意帮你忙。天啊！像琼珊这样的好姑娘，不该在这种地方生病啊。总有一天我会画一幅杰作，到时我们就离开这里。天啊，会的！”

他们上楼时，琼珊已经睡了。休把窗帘拉下，示意贝尔曼去另一间屋子。在那儿，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窗外的那株常春藤，四顾无言。过了一会儿，冷雨夹着冰雪固执而持久地下着。贝尔曼穿着蓝色的旧衬衣，坐在一只倒放的作为岩石的大鼓上，装扮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一早，休睡了一个多小时后，醒过来，发现琼珊睁大着两眼，呆呆地盯着那拉下的绿色窗帘。

“把窗帘拉开，我想看看。”她低声命令道。

休很快地听从了。

可是，看呐！经历了一夜漫长的狂风暴雨，那儿居然还有一片常春藤叶依偎在砖墙上。那是藤条上的最后一片了。靠近叶柄处是深绿的，但锯齿状的叶片边缘已经呈现出枯黄，它傲然地悬挂在离地面20英尺高的枝杈上。

“它是最后一片了，”琼珊说，“我想它昨晚准会掉的。我听到了风声。今天它会落



下的，而那时我也就死了。”

“亲爱的，亲爱的！”休说着，疲倦的脸贴在枕头上，“即便你不想自己，也想想想我啊。我该怎么办啊？”

可琼珊没有回答。世界上最孤寂的莫过于一个准备踏上神秘而遥远的死亡之旅的灵魂了。当她与友谊和尘世的纽带一点点松开时，那种幻想似乎把她抓得更紧了。

这一天终于捱过去了，黄昏时分，她们仍然看到那片孤零零的藤叶倚着墙壁紧紧地挂在茎上。随着夜色渐浓，北风又开始咆哮，雨点不停地敲打着窗户，雨水从低矮的荷兰式的屋檐上倾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狠心的琼珊又要把窗帘拉起来。

那片藤叶依旧在那儿。

琼珊躺着，久久地注视着它。然后她开始喊休。休正在煤气炉边忙着给她熬鸡汤。

“休，我是个坏女孩，”琼珊说道，“某种东西让最后一片藤叶留在那儿来表明我曾经有多邪恶。想死就是罪恶。现在给我点儿肉汤，再加点带葡萄酒的牛奶，再——不，先给我拿面小镜子来，再替我把枕头垫起来，我要坐着看你煮汤。”

一小时后，她说：“休，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在他离开时，休找了个借口跟他来到走廊。

“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医生摇着休瘦弱的手说道，“好好照顾她，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楼下看另一个病号了，贝尔曼——他的名字好像是——我想或者是个艺术家之类的人吧，也得了肺炎。他是个年老体弱的人，病得很严重，几乎没什么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让他进了医院，好让他过得好受些。”

第二天，医生告诉休：“她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成功了。现在只需要加强营养和精心调养了。”

下午，休来到琼珊床边，琼珊正靠在那儿，心满意足地织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羊毛披肩，休用一只胳膊连同枕头一把搂住她。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小白鼠，”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去世了，他得了肺病，才两天时间啊。第一天早上，看门人发现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痛苦而无助地呻吟着。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冷彻骨。谁也想不到，在那样一个可怕的夜晚他会去哪儿。后来，他们找到了一只灯笼，还依旧亮着，一架不知从哪儿拖来的梯子，几只散落的画笔，还有一块调着黄色和绿色的调色板，还有——看看窗外吧，亲爱的，看看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吧。你难道不觉得奇怪，狂风大作时它居然动也不动！啊，亲爱的，它就是贝尔曼的传世之作——最后一片叶子掉落时，他把它画了上去。”





The Last Leaf

O. Henry

In a little district west of Washington Square the streets have run crazy and broken themselves into small strips called "places". These "places" make strange angles and curves. One Street crosses itself a time or two. An artist once discovered a valuable possibility in this street. Suppose a collector with a bill for paints, paper and canvas should, in traversing this route, suddenly meet himself coming back, without a cent having been paid on account!

So, to quaint old Greenwich Village the art people soon came prowling, hunting for north windows and eighteenth-century gables and Dutch attics and low rents. Then they imported some pewter mugs and a chafing dish or two from Sixth Avenue, and became a "colony".

At the top of a squatty, three-story brick Sue and Johnsy had their studio. "Johnsy" was familiar for Joanna. One was from Maine; the other from California. They had met at the *table d'hôte* of an Eighth Street "Delmonico's", and found their tastes in art, chicory salad and bishop sleeves so congenial that the joint studio resulted.

That was in May. In November a cold, unseen stranger, whom the doctors called Pneumonia, stalked about the colony, touching one here and there with his icy fingers. Over on the east side this ravager strode boldly, smiting his victims by scores, but his feet trod slowly through the maze of the narrow and moss-grown "places".

Mr. Pneumonia was not what you would call a chivalric old gentleman. A mite of a little woman with blood thinned by California zephyrs was hardly fair game for the red-fisted, short-breathed old duffer. But Johnsy she smote; and she lay, scarcely